

《三娘教子》

主要角色

王春娥：正旦

薛保：老生

薛倚哥：（第一场）娃娃生，（第二场以后）小生

薛子奇：须生

张氏：彩旦

刘氏：彩旦

情节

有个商人名叫薛子奇，大同人氏，家有一妻二妾。第一妾刘氏所生一子，年才四岁。薛子奇一人出外经商，路上遇着好友万子渊，如是一同前往镇江贸易。后来薛子奇独自赴苏州杭州办货，万子渊在镇江忽然染病身亡。不意薛子奇临走时留有家书和银两，交托万子渊。房东见银顿起恶念，将银没收，假说薛子奇得病身死。薛家闻讯，立命家人薛保扶柩而归。大娘张氏、二娘刘氏不耐守节，不久都另行改醮，独有三娘王氏春娥，宁愿守贞，含辛茹苦教养孤儿薛倚哥。薛保忠义亦愿帮同照顾门户，三人全靠三娘一双手织机度日。薛倚哥在学堂中时常被同学们讥笑，说他是无母之儿。有一天薛倚哥回家，三娘教他背书，他背不出来。三娘要罚他，他就言语莽撞，说三娘不该打骂别人家的孩子，好不害臊。三娘听了这句言语气愤不过，立刻把机头剪断，表示不愿再来照顾他了。幸喜义仆薛保苦苦相劝，又叫薛倚哥上前赔罪，才将三娘说的回心转意。薛倚哥经过了这场责罚，从此也就发奋读书不再贪顽了。且说薛子奇自苏杭回到镇江听说万子渊已死，心灰意懒不愿再经商了，于是该去投军，竟能屡建奇功，步步高升。在镇江镇守了许多年，后来又升了兵部尚书，衣锦还乡。薛保见他回来，以为是遇着了鬼，经他解释一番，才知道以前弄错了。三娘出见，悲喜交集，薛倚哥上京会考，高中状元，恰好荣归故里，父子团圆。皇上因薛子奇镇守镇江有功，特加封诰。因三娘苦守冰霜教子成名，封为节义夫人。义仆薛保亦封为织机员外郎。张氏、刘氏问的讯息，也顾不得害羞跑回来请薛子奇收容她们。薛子奇、三娘先将他们大骂一顿，最后才答应叫她们替三娘看守皇上敕建的贞节牌坊，以终其天年。

根据《戏典》第一集整理

【第一场】

（王春娥上。）

王春娥（引子） 守冰霜，贞节为本。效寡居，教子成名。
 （白） 可叹先夫丧镇江，每日织机度日光。但愿儿登龙虎榜，留下美名万古扬。
 （白） 奴家王氏春娥。配夫薛广，去往镇江贸易，不想命丧他乡。多亏薛保搬尸回来，可恨张、刘二氏，见儿夫一死，一个个另行改嫁。是我对天发下洪誓大愿，永不改嫁，抚养前房之子，取名倚哥，南学攻书去了。我不免到机房织绢便了。
 正是：
 （念） 雾密不知天早晚，雪深哪识路高低。
 （二黄慢板） 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叹，想起了亡故夫好不惨然。遭不幸我薛郎镇江命丧，多亏了老薛保搬尸回还。春娥女好一比失群孤雁，老薛保好一比浪里舟船。薛倚哥好一比无弓之箭，每日里在书房苦读圣贤。将身儿来至在机房织绢，等候了我的儿下学回还。
 薛倚哥（内白） 走啊！
 （薛倚哥上。）

薛倚哥 (二黄正板) 薛倚哥在学中懒把书念，
 怀抱着圣贤书回转家园。
 众同学一个个说长道短，
 他道我无亲娘好不惨然。
 因此上回家去与母分辨。

(薛保自下场门暗上。)

薛保 (白) 这般时候还不见东人回来。待老奴外面看来。

薛倚哥 (二黄正板) 又只见老薛保站立门前。

薛保 (白) 东人回来了。

薛倚哥 (白) 回来了。我妈呢？

薛保 (白) 你母亲在机房织绢。

薛倚哥 (白) 带我去见。

薛保 (白) 且慢，随老奴后面用饭。

薛倚哥 (白) 见过我妈，再来吃饭。

薛保 (白) 你就要来呀。

(薛保下。)

薛倚哥 (白) 就来的。

(二黄原板) 听说是我母亲机房织绢，
 走上前施一礼儿问母安。

(白) 孩儿参见母亲。

王春娥 (白) 罢了。儿啊，回来了。

薛倚哥 (白) 回来啦。

王春娥 (白) 为何今日下学甚早？

薛倚哥 (白) 先生不在学中，故而回来甚早。

王春娥 (白) 如此拿书来背。

薛倚哥 (白) 妈呀，我吃完了饭，再背。

王春娥 (白) 背了书再去用饭。

(薛倚哥把书向王春娥面前一甩。)

薛倚哥 (白) 要背就得背。

王春娥 (白) 将脸朝外。

薛倚哥 (白) 是。

王春娥 (白) 背呀。

薛倚哥 (白) 妈呀，我忘了书尾。

王春娥 (白) 只有忘了书头，哪有忘了书尾的道理？

薛倚哥 (白) 不错忘了书头了。妈呀，你提我一句。

王春娥 (白)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薛倚哥 (白)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王春娥 (白) “为”……

薛倚哥 (白) 喂什么，妈呀，是喂猫呢？喂狗呢？

王春娥 (白) “为人谋而不忠乎”。

薛倚哥 (白) 哦。“为人谋而不忠乎”。

王春娥 (白) 往下背。

薛倚哥 (白) 往下背。

王春娥 薛倚哥 (白) 叫你往下背。

王春娥 (白) 喳，为娘只望儿在学校攻书，谁想儿在外面贪玩？荒废学业，岂不误了儿的青春？还不与我跪下。

薛倚哥 (白) 要跪就得……跪。

王春娥 (白) 畜生呀。

(薛倚哥学嘴。)

薛倚哥 (白) 畜生呀。

王春娥 (二黄原板) 小奴才下学来懒把书念，
 全不想做高官四海外传。

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太宰，
石敬瑭十三岁宰相执权；
三国中周公瑾名扬四海，
十三岁在东吴挂印为帅。
那都是父母养非神下界。
难道说小奴才禽兽投胎？
(白) 也罢。
(二黄散板) 手执家法将儿来打，
薛倚哥 (白) 啊，妈呀！
(二黄散板) 你打别人孩儿好不害羞。
(白) 妈呀，你要打，生一个打，养一个打。你打别人的孩子，好不害羞，好不害臊。
(王春娥气恼。)
王春娥 (白) 儿呀，这两句话是哪个教导于你？
薛倚哥 (白) 我饭也会吃，书也会念，这两句话，还不会说么？
王春娥 (白) 话倒是两句好话，可惜儿太讲迟了。
薛倚哥 (白) 你今天不打我，我还不说呢！
王春娥 (白) 哎，天呀！
薛倚哥 (白) 哎，地呀！白相去哉。
(王春娥哭。)
王春娥 (二黄原板) 小奴才他一言问住了我。
闭口无言王春娥。
哭一声亡故夫阴曹等我，
等候了你妻子同见阎罗！
含悲忍泪在机房闷坐，
叹一声不由人珠泪如梭。
(薛保上。)
薛保 (二黄原板) 小东人闯下了滔天大祸，
好一似烈火上再把油泼。
王春娥 (哭) 喂呀！
薛保 (二黄原板) 见三娘发雷霆机房闷坐，
回头来问一声东人倚哥。
(白) 东人。
薛倚哥 (白) 干什么？
薛保 (二黄原板) 你的母教训你非为之过，
为什么将好言当作了恶说？
东人哪！
薛倚哥 (白) 你少管我们家里闲事。
薛保 (白) 哎！
(二黄原板) 这才是养子不教父之过，
教子不严来师之惰。
老薛保进机房双膝跪落，
三娘啊，
问三娘发雷霆却是为何？
王春娥 (二黄原板) 老薛保你不必苦苦哀告。
三娘言来听根苗：
实只望教子终生有靠，
又谁知平地里闪跌一跤。
薛保 (二黄原板) 劝三娘休得要珠泪双掉，
老奴言来细听根苗：
千看万看看在他年纪小，
望三娘念东人下世早，只留下这一根苗，望主母轻打轻责，饶恕他这一遭下次不饶。
王春娥 (二黄原板) 你道他年纪小他的心不小，

说出话来如同钢刀！
 织什么机来我把什么子来教！
 也罢。

薛保 (白) 三娘忍耐了罢。
 王春娥 (二黄摇板) 割断机头两开交！
 (王春娥愤然割断机头。)

王春娥 (哭) 喂呀！
 薛保 (白) 哎呀！
 (二黄摇板) 见三娘怒冲冲把机头割断，
 吓得我老薛保胆战心寒。
 我这里上前来双膝跪倒，
 尊一声三主母细听根原：
 都只为老东人镇江命丧，
 是老奴千山万水，万水千山搬尸回还。

(白) 老奴好恨！
 王春娥 (白) 恨着何来？
 薛保 (白) 三娘！
 (二黄摇板) 恨只恨张、刘二氏心肠改变，
 一个个穿红着绿另嫁夫郎。

(王春娥哭。)

薛保 (白) 老奴好喜。
 王春娥 (白) 喜从何来？
 薛保 (白) 三娘！
 (二黄摇板) 喜只喜贤德的三主母，在灵前发下弘誓大愿，
 永不改嫁抚我薛门后代贤。

王春娥 (哭) 喂呀！
 薛保 (白) 哦，是了。
 (二黄摇板) 总是小东人攻书回来，一言冒犯你就把机头割断，
 不教训薛家的小孤男。

(白) 老奴明白了。
 王春娥 (白) 明白何来？
 薛保 (白) 三娘。
 (二黄摇板) 莫不是你也把心肠改变，
 你也要反穿罗裙另嫁夫郎！

王春娥 (哭) 喂呀！
 薛保 (白) 三娘你要走，只管去走。你要嫁只管去嫁。
 王春娥 (哭) 喂呀！
 薛保 (二黄摇板) 撇下了老的小的，老小上街去讨饭，
 我也要抚养他薛门中后代香烟。
 啊吓吓好不明白的三娘啊！

王春娥 (二黄摇板) 我哭哭一声老薛保，
 我叫叫一声老管家！
 小奴才下学回我叫他拿书来背，
 谁想他一句就背不出来！

薛保 (白) 三娘，就该打他才是。
 王春娥 (二黄摇板) 手持家法未曾打下，
 他……

薛保 (白) 他怎么样？
 王春娥 (二黄摇板) 他、他、他、他倒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娘！
 啊，老管家呀！

薛保 (白) 哦！
 (二黄摇板) 听罢言来才知情，
 回头埋怨小东人。

(白) 东人这边来。

薛倚哥 (白) 干什么?

薛保 (白)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薛倚哥 (白) 怎么是我的不是?

薛保 (白) 你下学回来, 一言冒犯你母, 就该上前领责才是!

薛倚哥 (白) 什么叫领责?

薛保 (白) 领责就是挨打。

薛倚哥 (白) 挨打疼不疼?

薛保 (白) 挨打焉有不疼之理?

薛倚哥 (白) 那么, 你替我去挨两下吧。

(薛倚哥推薛保。)

薛保 (白) 哎呀东人! 老奴这般年纪, 将老奴推倒在地, 倘有不测, 看你母子怎生得了!

薛倚哥 (白) 哎呀, 你的唱工好, 做工也不错, 你不要哭, 我去就是了。

薛保 (白) 待老奴教导与你。

薛倚哥 (白) 好, 你教给我。

薛保 (白) 现在家法在此, 顶在头上, 跪在你母亲面前。你就言道: 母亲在上, 孩儿下学回来, 一言冒犯母亲, 现有家法在此, 望母亲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打儿一下, 如同十下, 打儿十下, 如同百下。打在儿身, 痛在娘心。你母亲有爱子之心, 自然一下也不打你了。

薛倚哥 (白) 这两句话, 我会说呢。

薛保 (白) 东人回来, 你母亲要问是哪个教导你的, 你就说是你自己讲的。

薛倚哥 (白) 我晓得了。

(薛倚哥走到王春娥面前跪下, 将笞鞭顶在头上。)

薛倚哥 (白) 母亲在上, 孩儿下学回来, 一言冒犯母亲, 现有家法在此, 望母亲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打儿一下, 如同十下, 打儿十下, 如同百下。打在儿身, 痛在娘心。妈呀, 你饶了我罢!

王春娥 (白) 儿呀, 你早有这两句话, 免得为娘一场恶气。

薛倚哥 (白) 妈呀, 这话是老薛保教于我的。

薛保 (白) 啊! 三娘, 老奴也跪下了!

王春娥 (二黄快三眼) 老薛保你莫跪在一边站定,

薛保 (白) 多谢三娘。

王春娥 (二黄快三眼) 听主母教训这不孝的畜生!

(二黄原板) 遭不幸儿的父镇江丧命,
多亏了老薛保搬尸回程。
儿母亲见夫灵良心改变,
一个个反穿裙另嫁夫郎。
为娘的在灵前发下洪誓,
永不嫁抚养儿薛门后香。
是为娘不改嫁为的哪个?
都只为儿年小他年老, 年老年小所靠何人?
娘本当从今后不把儿管,
老薛保在一边珠泪涟涟。
千看万看亡夫的面,
我再把我的儿教训一番。

(白) 也罢。

(二黄摇板) 手执家法将儿来管!

薛保 (二黄摇板) 老薛保向前忙遮拦。
你要打将老奴责打几下,
你、你、你、你打我的小东人, 老奴心酸!

王春娥 (白) 啊!

(二黄摇板) 王春娥一见心好惨,
他主仆恩情重如山,
走上前来用手挽。

(白) 儿呀!
 (二黄摇板) 从今后念书莫要贪顽。
 薛倚哥 (二黄摇板) 母亲今日教训一遍,
 从今以后不贪顽。
 薛保 (白) 着呀!
 王春娥 (二黄摇板) 只要儿用心把书念。
 薛保 (二黄摇板) 要做高官有何难?
 王春娥 (二黄摇板) 但愿得早成名门庭改换,
 薛保 (二黄摇板) 教子成名千古流传。
 王春娥 (白) 薛保, 我儿, 随我来呀。
 (薛保笑。王春娥、薛倚哥、薛保同下。)

【第二场】

(四随侍引薛子奇同上。)

薛子奇 (引子) 为国尽忠义, 常怀一片心。
 (念) 云淡风轻近午天, 旁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白) 下官, 薛子奇。镇守镇江有功, 圣上见喜, 封上大夫之职, 今特辞去官职, 回家省视。
 左右!

(四随侍同应。)

薛子奇 (白) 看衣更换。

(薛子奇换衣。)

薛子奇 (白) 退下。

(四随侍同下。)

薛子奇 (西皮原板) 昨日里有人对我论,
 这件事倒让我挂记在心。
 朱买臣少年间不得登第,
 他也曾休弃了不贤妻。
 一路上我把这古人来论,
 怕的是叫旁人说短道长。
 (白) 来此已是家门。
 薛保哪里?

(薛保上。)

薛保 (白) 是哪个叫门?

薛子奇 (白) 你老爷还家。

(薛保开门, 见薛子奇大惊。)

薛保 (白) 打鬼, 打鬼!

薛子奇 (白) 青天白日, 不要做梦! 我是你家老爷回来了。

薛保 (白) 老爷命丧镇江, 哪有复生之理?

薛子奇 (白) 镇江死的那是万子渊万老爷, 不必多疑。家中现有何人?

薛保 (白) 现有三娘。

薛子奇 (白) 如此, 请你三娘出来。

薛保 (白) 有请三主母!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念) 昨夜灯花落地, 必有喜事临门。

薛保 (白) 参见三娘。

王春娥 (白) 薛保何事?

薛保 (白) 我家老爷回来了。

王春娥 (白) 噢! 你家老爷早已归天, 哪有复生之理?

薛保 (白) 老奴亦是这样言讲。他言道, 镇江死的乃是万子渊万老爷。

王春娥 (白) 如此, 领我看来。

行路人在哪里? 行路人在哪里?

薛子奇 (白) 三娘!

王春娥 (白) 你是何人, 叫我三娘?
薛保, 叫他往下站!

薛保 (白) 三娘叫你往下站。

王春娥 (白) 薛保, 你去问他, 当年怎样失败, 怎样离别。说得句句相同, 就是老爷回家。
倘若一字有差, 送到公堂办理!

薛子奇 (白) 三娘不必动怒, 听我道来。
(西皮原板) 叫三娘、老薛保莫要乱嚷,
且听我将前情细说端详:
想当年家贫穷难以顾瞻,
因此上去贸易投奔外乡。
出门遇万子渊中途路上,
我二人做伙伴去到镇江。
到后来万子渊镇江命丧,
老薛保错搬尸转回家乡。
尊三娘你何不前思后想,
哪一个人死后又能还阳?

王春娥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王春娥听一言喜从天降,
原来是我儿夫转回他乡!
想当年离别时青春模样,
到如今五绺髯飘洒胸膛。
莫不是夫妻们梦中相望,
(白) 吓!
(西皮散板) 猛抬头又只见红日当阳。
走上前来相认重把话讲,
也不枉王春娥守节一场。
(白) 不知是老爷回家, 多有得罪。

薛子奇 (白) 好说。

王春娥 (白) 老爷请坐。

薛子奇 (白) 有坐。
(薛子奇坐。)

王春娥 (白) 老爷看些什么?

薛子奇 (白) 为何不见大娘、二娘, 她们往哪里去了?

王春娥 (白) 休要提起, 一言难尽。
(西皮原板) 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满面。
听为妻把此话细对你言:
恨张、刘她二人和你吵闹,
怒恼了你老爷投奔外乡。
人人说薛老爷镇江丧命,
老薛保错搬尸转回家乡。
将尸首放置在梨花枕上,
咱三人身穿白哭倒灵堂。
二贱人不满月心肠改变,
一个个反穿罗裙另嫁夫郎。
撇下了你的儿无有教养。
妾送他入学中苦读文章,
喜只喜万岁爷开了选考,
你的儿去赶考未见回还。

薛子奇 (西皮原板) 听一言气得我火焚心上,
这件事倒叫我怒满胸膛!
从今后把荣华休要妄想,
二贱婢无有福另嫁夫郎。

薛倚哥 (内白) 状元回府来了！
 薛保 (白) 想必是小东人回来了。
 王春娥 (白) 哦，你我儿子得中回家来了。
 薛子奇 (白) 叫他进来。
 王春娥 (白) 慢着，他既然得中状元回来，必须下一请字。
 薛子奇 (白) 里面有请。
 薛保 (白) 里面有请。
 王春娥 (白) 你我迎上前去。
 (薛倚哥上，四侍卫同上。)
 薛子奇 (白) 不认识了。
 薛倚哥 (白) 母亲在哪里？
 王春娥 (白) 我儿在哪里，我儿在哪里？
 薛倚哥 (白) 母亲请上，受儿一拜。
 王春娥 (白) 堂前现有你父，拜过你父再拜为娘。
 薛倚哥 (白) 我父镇江命丧，哪有复生之理？
 王春娥 (白) 镇江死的乃是万子渊，人家传说错了。不要多疑，上前拜过。
 薛倚哥 (白) 哦，原来如此！
 爹爹请上受孩儿一拜。
 薛子奇 (白) 慢着，堂前现有你母，哪有为父。
 王春娥 (白) 哎，老爷，你我儿子不知者不怪罪。
 薛子奇 (白) 好，不知者不怪罪。受我儿一拜。
 (薛倚哥拜薛子奇。)
 薛子奇 (白) 薛保受过千辛万苦，受我全家一拜。
 薛保 (白) 折杀老奴了！
 (薛保、薛子奇、王春娥、薛倚哥同拜。)
 薛倚哥 (白) 正是：
 (念) 自幼不见亲生父，今日幸有重见时。好似花开月圆，
 薛保 (念) 月中丹桂连理枝。
 薛子奇、
 王春娥 (同念) 好一个“月中丹桂连理枝”。
 薛子奇 (白) 贤妻，我儿，随我来啊。
 王春娥、
 薛倚哥 (同白) 来了！
 (薛子奇、薛倚哥、王春娥同下，薛保随下。)

【第三场】

(张永、四小太监同上。)
 张永 (白) 咱家张永，今有薛子奇，镇守镇江有功，万岁爷命咱们去封官。
 孩子们，催骑！
 (众人同下。)

【第四场】

(薛子奇上。)
 薛子奇 (念) 三娘贤德无比，才能教子成名。
 (薛倚哥上。)
 薛倚哥 (念) 机房受母教管，恩情何日报来？
 薛子奇 (白) 忠孝儿。
 薛倚哥 (白) 孩儿在。
 薛子奇 (白) 有请你母亲。
 薛倚哥 (白) 有请母亲。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引子) 教子登高，不枉我，苦费心劳。

薛子奇 (白) 啊，夫人，请坐。

王春娥 (白) 有坐。

薛子奇 (白) 啊，夫人，凤冠霞帔为何还不穿戴？

王春娥 (白) 凤冠霞帔自有大娘、二娘穿戴，哪有我穿戴的？

薛子奇 (白) 三娘啊。

(西皮摇板) 二贱婢福薄无有份，
她怎能受荣华头戴凤冠？
三娘受过雪里寒，
这凤冠霞帔理当穿。

王春娥 (西皮流水板) 听一言气的我火焚心上，
听为妻将前言细说一番：
想当年有一封家书回转，
一字字一行行写在上边。
书涵上写的是张、刘二氏，
并无有王春娥添上一言。
一大二小三奴婢，
为奴婢我怎能把霞帔来穿？

薛倚哥 (白) 啊！

(西皮摇板) 薛忠孝抬头用目看，
我只见爹爹为了难。
手拿凤冠双膝跪，

(薛倚哥跪。)

薛倚哥 (西皮摇板) 尊一声母亲听儿言：
母亲受过雪里寒，
这凤冠霞帔理当穿。

(薛保暗上。)

王春娥 (西皮散板) 小娇儿休得要把娘来劝，
自有你生身母她指日回还。

薛保 (西皮散板) 薛保抬头用目看，
看他父子为了难。
手拿凤冠霞帔双膝跪，
三主母啊！

(白)

(薛保哭。)

薛保 (西皮散板) 这凤冠霞帔理当穿！

王春娥 (西皮散板) 见薛保只哭的我心中酸软。

薛倚哥 (白) 母亲穿戴了吧！

王春娥 (西皮散板) 忠孝儿也跪在我的面前。
有知者说老爷他的不是，
不知者还说奴做事不端。

(西皮快板) 罢罢罢，看我儿与薛保之面，
头戴凤冠我把霞帔来穿。

张永 (内白) 圣旨下！

薛子奇 (白) 夫人请至后面。

(王春娥下。)

薛倚哥、
薛子奇 (同白) 有请。

薛保 (白) 有请。

(四小太监、张永同上。)

张永 (白) 圣旨下，跪。

(薛子奇、薛倚哥同跪。)

张永 (白) 今有薛子奇镇守镇江有功，钦赐四字匾“忠孝节义”。望阙谢恩！

薛倚哥、

薛子奇 (同白) 谢万岁！
 (薛倚哥、薛子奇同起。)
 薛子奇 (白) 有劳公公奉旨前来，后堂留宴。
 张永 (白) 皇命在身，不敢久留。告辞了。
 薛子奇 (白) 奉送。
 (张永、四小太监同下。)
 薛倚哥、
 薛子奇 (同白) “忠孝节义”，打扫祖先堂一祭。
 (薛子奇、薛倚哥、薛保同下。)

【第五场】

(四小太监引王恩同上。)
 王恩 (念) 我奉君命詔，不辞驾而行。
 (白) 咱家王恩，只因薛子奇镇守镇江有功，圣上有旨，命咱家前去封官。
 孩子们打道。
 (众人同下。)

【第六场】

(薛子奇、王春娥、薛倚哥同上。)
 薛子奇 (念) 春前有雨花开早。
 王春娥 (念) 秋后无霜雪落迟。
 薛倚哥 (白) 参见爹娘。
 薛子奇 (白) 罢了，一旁坐下。
 薛倚哥 (白) 儿谢坐。
 王恩 (内白) 圣旨下！
 (薛保上。)
 薛保 (白) 稟老爷：圣旨下。
 薛子奇 (白) 香案伺候，居家接旨。
 薛保 (白) 是。
 有请。
 (四小太监引王恩同上。)
 王恩 (白) 圣旨下，跪。
 (薛子奇、王春娥、薛倚哥、薛保同跪。)
 薛子奇、
 王春娥、
 薛倚哥、
 薛保 (同白) 万岁！
 大监 (白) 听宣读诏曰，只因薛子奇镇守镇江有功，圣上见喜，封为忠义大夫。薛忠孝年轻登科，外赐孝义科家。王氏春娥教子成名，封为节义夫人。老薛保为主受过千辛万苦，封为织机员外郎，恩赐龙头半拐，哪家争吵打死勿论。又命本处地方官长，在十字街头，与三娘盖造贞节牌坊一座，留名千古。前赐“忠孝节义”四字牌匾，悬挂中堂。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薛子奇、
 王春娥、
 薛倚哥、
 薛保 (同白) 谢万岁！
 王恩 (白) 请过圣命。
 薛子奇 (白) 有劳公公奉旨前来，一路之上，多受风霜之苦。
 王恩 (白) 为国勤劳，何言风霜之苦。
 薛子奇 (白) 后堂留宴。
 王恩 (白) 朝命在身，不敢久留。告辞了。

孩子们打道。

薛子奇、
王春娥、
薛倚哥、

薛保 (同白) 送公公。
王恩 (白) 免送。

(王恩、四小太监同下。薛子奇、王春娥、薛倚哥、薛保同笑。)

薛倚哥 (白) 薛保，看官诰过来。

薛保 (白) 是，官诰在此。

薛倚哥 (白) 母亲，孩儿上京，平步登云。挣来凤冠霞帔，母亲请来穿戴。

王春娥 (白) 为娘穿了你父的。
先堂前。

薛倚哥 (念) 愿母亲长穿长戴，

王春娥 (念) 喜我儿官上加官。

薛子奇 (念) 父子们名登京榜，

薛保 (念) 双官诰万古流传。

薛子奇 (白) 好一个“万古流传”。府门照事。

(张氏、刘氏同上。)

张氏 (念) 天不怕，

刘氏 (念) 地不怕，

张氏 (念) 只怕薛保，

刘氏 (念) 这老家伙。

张氏 (白) 实只望改嫁了享受荣华，谁想仍是朝不保夕，有一顿没一顿的。闻听老爷未死，衣锦还乡。儿子倚哥少年登科，想他们顾念旧情，必然收容你我。

刘氏 (白) 正是。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且回家去走一遭。来此已是，薛保这老头儿，我有些怕他。

张氏 (白) 好，待我前去见他。

薛保，薛保！

薛保 (白) 什么人，大胆敢叫我一声薛保？

刘氏、
张氏 (同白) 你张、刘二奶奶回来了。

薛保 (白) 张、刘二妇。

刘氏、
张氏 (同白) 二奶奶。

薛保 (白) 在我家里是张、刘二奶奶。如今另行改嫁，还是二妇。

刘氏、
张氏 (同白) 二奶奶也罢，二妇也罢，与我们传禀，就说我们两个回来了。

薛保 (白) 叫谁与你们传禀？

刘氏、
张氏 (同白) 叫你与我们传禀。

薛保 (白) 你如今还劳不起我呢。

张氏 (白) 我想妹子，人是自己的人。

刘氏 (白) 门是自己的门。何用你传，我自己进去。

薛保 (白) 不必进去。

(张氏、刘氏同进门。)

张氏、
刘氏 (同白) 恭喜老爷，我们回来了。

薛子奇 (白) 呸！无耻贱人，还不往下站！

薛保 (白) 往下站！

薛子奇 (白) 三娘，当日二贱人，怎样为难与你，上前骂来！

王春娥 (白) 老爷！

(西皮散板) 闻此言思前情伤心落泪，
到庭前把贱人数骂一番。

薛子奇 (白) 望老爷休见怪妾身之罪，
不怪与你。

王春娥 (西皮散板) 老薛保忙打坐莫把帘垂。
出言来骂一声无耻贱婢，
抬起头睁开眼你们看看我是谁？
想当初虐待我悔也不悔？
到如今受饥饿又来怨谁？
只骂得二贱婢无言答对，
叫薛保赶出门莫令回归。

薛子奇 (西皮散板) 王夫人息怒且归位，
二贱婢把我的双目气黑。
想当年我四人鸾交凤配，
夫在世妻改嫁是何道理？
既改嫁你何必心思追悔，
你只知王夫人有三从四德，
只骂得二贱婢无言答对。
叫薛保你与我把二贱婢赶出门外！

薛保 张氏 (白) 妹子，状元是你养的，是我抱大的。我二人分状元来。
老爷，状元是她生的，我抱大的，我们要分状元。

薛子奇 (白) 哽！天子贵客，岂是你们分得的？还不往下站。

薛倚哥 (白) 我儿过来。庭前两个夫人，上前认过，哪个是你的生母，扯来见父。
遵命。

(西皮散板) 未开言在庭前先恕过罪，
出帘来走向前细看分明。
只见那二妇人面黄像鬼，
破布衫不蔽体令人伤悲。

刘氏、
张氏 (同白) 倚哥我儿，前认娘来。

薛倚哥 (西皮散板) 她声声叫的是我的名讳，
气坏了黄榜进士客。

张氏 (白) 我是你大娘将我认下罢。

薛倚哥 (西皮散板) 你虽是大娘我不认你，

刘氏 (白) 我是你的亲生母，将我认下罢。

薛倚哥 (西皮散板) 是亲娘不该两分离。
走上前来双膝跪，
二老爹娘听明白：
父母双双同在位，
叫孩儿上前认认谁？

王春娥 (西皮导板) 我的儿休要跪一边站定，
(薛倚哥起身。)

王春娥 (西皮二六板) 随为娘上前去细看分明。
这是你大娘张氏女，
那是你生母刘氏妇人。
误传你父身死后，
反穿着罗裙去嫁人。
撇下了我儿她狠不狠？
有为娘苦度冰霜教你成名。
有意把前情一时说尽，
(西皮快板) 我的儿到后来怎样为人？
儿退后休得要再来过问，
把情面我留下二三分。
假意儿上前去把她相认，
(白) 那是大娘、二娘。待我与你赔礼。

张氏、
刘氏 (同白) 全是我们的不是，我们与你跪下罢。
王春娥 (白) 呀啐！
(西皮快板) 无耻的贱人败坏门庭。
你说我一家都丧尽，
又谁知天保佑直到如今。
你看我头戴凤冠端又正，
身穿霞帔面带春。
上下人等谁不尊敬，
哪一个不称我是太夫人？

薛子奇 (夹白) 太夫人！
王春娥 (西皮快板) 骂贱婢骂得我口干舌燥，
叫薛保打杯茶润润嘴唇。

薛保 (白) 打茶来了。
王春娥 (白) 不用了。
(西皮快板) 薛保打茶我不要，
故意耍笑人贱人。
越说越恼心越恨，
叫薛保把贱婢赶出门庭。

薛保 (白) 哦，赶出去！

张氏 (西皮散板) 听她言来心好悔，
刘氏 (西皮散板) 自己错来埋怨谁？
张氏 (西皮散板) 走上前去庭内坐定，
刘氏 (西皮散板) 再看老爷说端的。
薛保 (白) 她二人坐在庭前，一定要发赖了。
薛子奇 (白) 吩咐下去，在十字街前，与三娘看牌坊。每月给她斗米面，叫她们去看牌坊去吧。

薛保 (白) 唉。起来罢，老爷吩咐下来，在十字街前三娘盖下贞节牌坊，叫你们二人看守牌坊去罢。

张氏、
刘氏 (同白) 我们的用度该问谁要？
薛保 (白) 每月问我来领。

张氏、
刘氏 (同白) 早些送来呀。
(张氏、刘氏同下。)

薛保 (白) 老爷，她二人去了。
薛子奇 (白) 薛保，你从今往后，你我不必主仆相称。
薛保 (白) 怎样相称？
薛子奇 (白) 你我兄弟相称。
薛保 (白) 老奴不敢。
薛子奇 (白) 不必过谦。正是：
(念) 幸喜骨肉重相逢，父子一同蒙圣恩。
(薛子奇、王春娥、薛倚哥、薛保同笑，同下。)

(完)